

梅溪王先生文集

二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策問

問六經皆經聖人之手其大法尤著於始終之際樂亡於秦禮廢於漢姑勿論焉可也詩書易春秋首末具存其可以不知耶詩三百文王之詩非不多也何以首於關雎頌有三莫先於商莫後於魯也何以終於商頌三皇五帝皆聖人也非無言道之書何以獨取於堯而以前之五霸皆賢君也非無命誓之文何以獨取於秦而以之終三易所始義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異乎連山歸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時春秋之作在平王世也不始於孝惠二公而始於隱豈果以其遜國之賢乎二百四十二載皆編四時以成年也而終於哀十四之春豈果在於木絕火王乎論語者六藝之唯襟也始於學而終於堯曰其義安在孟子七篇擬聖而作者也始於梁惠終於盡心又豈無說耶夫紬金匱石書之書者良史之才也終於獲麟猶有其旨作凌烟畫像之贊者文士之筆也始於河間亦有所法况六經之嚴而語孟之奧乎願與諸君究其所以然勿云議論安敢到而畧之也

問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風俗者必以儉德為本而每以身率之禹惡衣服以率夏文王卑服以率周文帝身衣弋綈以率漢是三君皆古之大聖賢均以儉德先天下

為風俗者也禹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夏之世其所尚者皆忠賢文王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當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德焉至於文帝尚儉不下禹文王而天下應之者或如如夏周之世故賈誼陳政事之書謂帝身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豈漢民習秦人奢侈餘俗而未易遽革耶不然何上以敦朴示之而下不以敦朴應之也我國家自祖宗以來世以恭儉化下肆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儉德猶著御製余綱至以黃綈為之常服止用緹綱雖累經澣濯而不易然當時民間猶有以金為飾者於是詔自中宮以下毋得衣銷金貼金等服臣庶犯者一切置於法由是天下化之而皇祐嘉祐之間風俗淳美連于三代之上矣主上皇帝臨仁儉之資清中興之業允謹厥德惟懷永圖可謂同符仁祖並美禹文者也邇者近臣獻言謂州縣尚用金翠為衣服首飾貴賤之分混然無別請加禁止聖訓丁寧命有司以前後詔條申明之德至渥也議者尚慮遠方富民狃於循習未能遽革射利之徒興造販鬻輒而縱之無以仰副吾君敦朴之化必欲令行而禁止如仁祖之世不使年少書生得以獻太息之書如之何則可

問才難久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所與治天下者止於

五臣周家濟濟多士而用一婦人以足十亂之數不其然乎之歎宜其發於吾夫子也自茲以降治不逮古而人才愈難必責以五臣十亂之儔則千古爲無人就其時而求之宜莫盛於武宣之際班孟堅嘗枚舉其人而贊之以侈一時之盛武帝自公孫丞相至金日磾凡二十有七人宣帝自蕭太傅至張敞凡二十有四人亦可謂盛矣然攷固之言猶有可疑者焉其稱武帝人才也則曰漢之得人於茲爲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稱宣帝人才也則曰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固蓋以宣帝二十四人可爲武帝名臣之次耳今即其人而攷之宣帝之相則有如有聲之丙魏固非公孫洪石慶輩之所可及其將則有忠武如趙營平又非衛霍輩之所可及廷尉則有如于定國治民則有如龔黃又非趙禹張湯酷吏比也校其人才若遠過之而固乃以彼爲莫及此爲次之何耶夫所謂人才者必其勲業名節之有大過人也彼阿世如公孫酷重如張湯推利如桑弘羊皆治世之罪人也而以此爲得人又何耶有是君斯有是臣武帝君德不逮孝宣遠甚固嘗譏武帝改文景恭儉美宣帝倖德商周其於人才當亦如之今乃復優彼而劣此又何矣耶固生東都之初去武宣之世爲未遠且親爲國史必知其人才之始末意其品藻之必當也况是贊尤膾炙人口而見錄

於選今乃可疑如此其必有說以辯之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與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茲其所以爲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蓋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出遠矣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有過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爲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荷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上爲名之釋其釋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歲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則曰周曰釋周公宜自稱其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地篇叙十數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凡九國繼之曰周有焦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未有封者周公又豈自卑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漢人嘗有以是問楊子雲者矣子雲以爲孔子門人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之類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絕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丘卒之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問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有中興之君三者之時不同而應之者亦異音房元齡嘗以創業為難魏鄭公嘗以守成而不易元次山之頌中興也又以宗廟再安為事之至難然則三者皆未可以難易斷也請借漢以論之高帝創業者也而不足於文使生文帝時未必能與聖賢之治文帝守成者也而不足於武使生高帝時未必能建艱難之業宣帝中興者也然英雄不及高祖仁厚不如文帝使生二帝時其武功文德亦必有所不如者西京三君蓋亦各以所長而生遇乎時以成其名者歟至於光武雖號中興之君而功兼創業治兼守成意者其文武兩全功德兼備者也然馬伏波對隗囂之問乃謂光武不如高帝我神宗稱漢唐之治亦及文宣而不及光武夫創業守成中興皆難者也而兼之者為尤難西京三君各處其一而擅其名光武兼三者之長而稱之者或以為不如或有所不及何耶共惟主上以神聖之資濟艱危之運德邁周宣而俯比光武兼三者之至難而取之以至兼賢於古人遠矣諸生幸主聖時目擊盛事願及三者之難易與漢四君之優劣以發明我主上之鴻勳盛德

問昔夫子繫易謂何以聚民曰財對子貢問政以足食為三者之首財用者誠有國之急務尤急於艱難多事之秋也國家前日無事用度失節常賦之入猶不足

以支歲費一旦加之以師旅錢穀之問遂至於廟堂調發既繁經費百出官田鬻矣度牒行矣坊名借矣下富民獻助之令彈州郡公庫之器矣而獨不及民仰見聖德之至渥也然議者謂財非天雨而鬼輸之未有不取諸民者雖賦歛不明出於朝廷而科率每潛行於郡縣勤恤之詔非不丁寧有司迫於辦事所不暇顧況今日虜情叵測和與戰猶未決也和則有歲幣而坐困吾財戰則興師百萬千里餽糧有不可勝計之費將取之官耶而公帑竭矣將取之民耶財盡民怨何以爲國古者兵未嘗不用而財未嘗不給耶抑不知生之以何術理之以何人耶伊欲上不乏用而下不及民其必有說

問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議者以爲優於漢高帝孝宣信威北夷功光祖宗班固以爲侔德商宗周宣光武身濟大業中興漢室馬援以爲不如高帝太宗除亂致治功德兼隆史氏謂比迹湯武庶幾成康其言之常否果如何主上興哀撥亂紹復大業方之前代何如主也願併陳之

問戰國之軼况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書立言羽翼聖道世以大儒稱之議者不以爲過然五君子者果孔氏之徒歟心無異傳道無二致固宜迭相推尊無或操戈相伐可也今攷其書乃或不然况非特不尊軼也且列於十二子而非之惟非特不尊况也且有同門

異戶之斥通雖以雄爲振古奇人而不許其道愈推尊
孟氏醇疵况雄至河汾則無一言之及然愈嘗自比孟
軻矣後世亦不能無異同之論夫道之所在人所共尊
道不在焉人所同抑今尊之則命世大才抑之則諸子
也尊之則軻雄之間抑之則異戶也尊之則聖人之徒
抑之則張衡數術之伍也尊之則聖人之脩抑之則沒
而不說尊之則泰山北斗抑之則木強人也尊之抑之
者其公心歟其私意歟豈好已同者有相黨之心故私
有以尊之歟好已勝者有相輕之意故妄有以抑之歟
尊之者是則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抑之者是則尊之
者陷虛美之失矣二者必居一於此也願考其實而詳
辯之

問十八章之經夫子爲弟子曾參作也參以孝名世爲
孔門賢弟子雖曰稟自然之至性蓋亦出於侍坐之際
開宗明義之力焉然參之言行脩見於語孟諸書不知
其終身之大節能不負聖人之教而脗合於是經者果
何語也夫子嘗自謂行在孝經使曾子果能盡是經之
言也則行與夫子同矣然參雖賢未可以擬聖人是於
經必有所未盡而行事不能無少戾也夫孝於德爲至
於行爲大參既以孝稱宜無愧於淵騫之列矣乃反不
預四科何耶諸君自兒時已能誦十八章之語其於出
孝入弟之際必不叛是經敢問曾子之孝其有得於經

者何語其未盡於經者何事與其不與於四科者果何
謂也

問君子讀書稽古豈徒對聖賢而已哉必曰古人可作
吾誰與歸心有所慕則將學其爲人而以其身比之也
歷觀古人自比於前脩者多矣亦各不同有以不如已
者自比有以勝已者自比自比以不如已也能自謙矣
而有志者卑之自比以勝已也能自強矣而好謙者妄
之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有以見聖人謙德之至
也人比曾西以管仲則艱然不悅謙何在焉孟子乃以
是取之何耶至諸葛武侯自比管樂或英其德之謙或
陋其志之卑亮果謙乎卑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揚雄
韓愈自比孟子雄愈非軻敵而以軻自期有以見君子
自強之志也崔浩自比張子房志亦可嘉矣議者乃不
許之何耶至杜子美以詩人竊比稷卨人或賞其忠或
指其妄甫果忠乎妄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諸君潛心
古人之際其必有以自况將比於不如已者歟則懼其
志之卑非自強之道將自比於勝已者歟則懼其言之
妄焉謙德之累必欲自謙而不失之卑自強而不失之
妄如之何而可顏商推古人之外且各言其志

問古之人皆有師自聖人至于士一也雖師未必賢於
弟子弟子未必盡如師固可因流究源見形知範矣惟
孔子之於老聃左丘明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之於

子夏房杜王魏之於王通世皆以爲師弟子也或謂其不然學者未免乎疑焉謂孔子不師老聃也固嘗適周而問禮矣果惟聃是師則彼提仁義絕滅禮學夫子乃爲禮樂仁義之主何耶謂丘明不師孔子也固嘗見稱於魯語與聖人同好惡矣果惟孔是師則子不語怪而丘明乃失之誣且傳經多不合於聖人之旨何耶謂公穀不師子夏也則先儒應劭輩固嘗有是語矣謂果出其門則春秋之成尙不能贊一辭二子乃各以經名家何耶謂房杜王魏不師王通也則通著之中說固嘗弟子之矣謂果出其門則數子俱顯於唐反無一語以稱師抑又何耶以爲果師果弟子則其學必不相戾而其心必不相忘也以爲非師非弟子則載諸古人之書傳諸學者之口豈盡妄耶諸君尙論古人之日久矣師自柱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將聖而至正觀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卽其道攷其時推前人之議論以其實告

問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于唐世目曰韓柳二人更相推遜雖議者亦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頗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石而不知韞玉韓謂世無孔子則已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號召後學柳則以好爲人師爲患有師友箴有荅

常嚴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母以韓責我之說韓著獲麟解以麟爲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爲獲蔡之驗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爲淫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爲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語及韓則斥而名之爾抑又何耶今二文並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切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辨夫韓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諸君辯其當否

問五常之道莫大於仁以夫子之聖猶曰豈敢放於許與之際尤謹焉古之逸民非不多也獨許夷齊爲得仁大臣如伊呂之徒初無一言之贊也獨稱商有三仁門弟子之中如仲由冉求公西赤者皆所不許而獨許顏冉諸侯之大夫如今尹子文陳文子皆所不許而獨許一管仲此八人者雖窮達死生去就之迹不同而聖人許之以仁初無異辭後世有大儒王通者鳴道河汾間與弟子難疑荅問動以洙泗爲法中說十篇猶孔氏論語也其以仁許前賢及高弟者亦八人焉曰東平王蒼仁人也曰羊祜陸遜仁人也曰荀氏有二仁曰仁哉樂

殺許董常以類氏之派蓋以其三月不違仁也稱薛收仁而不佞蓋許其爲冉雍也夫子所稱八人者後世以聖人之言莫得而議之通所稱八人者或未之信然自蒼至收七子皆顯事在信史可考而知董常早世其言論粗見於中說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是果可當仁者之名否乎通之許與其亦有得有失乎孰可以方夷齊孰可以比三仁孰無媿於顏冉之德孰能爲管仲之功願併陳之以佐文中之垂教

問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焉其共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迹同孫武吳起以論兵之術同樛里甘茂以智略同范雎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弟子學術同也屈原賈生風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同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宣同而同者使學者不能無惑其爲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宜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爲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宜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以衍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遷不妄於條例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於此耶抑識見不明會賦珞美玉之不辯耶不然其不同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辯也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旣沒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唱爲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出辟而闢之楊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沒有申韓刑名之學黃老虛無之說簞鼓于世其爲害又甚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往往墮於其間而不悟以質誼之美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黃老况其下者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麾之者一楊雄氏而已自漢室之東而西方之教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說遂與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猶稱其爲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教以理性况衆人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巷之人信之可也而縉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學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而孟子楊雄韓愈闢之麾之排之者非耶夫以其說爲真可信也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同以其說爲妄也則世之屈己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

孟楊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辯者願與諸君論之
問封建尚矣自五帝三王莫能去矣後世人君易之以
郡縣則其國亦從而治亦或因之而亂此皆立國之尤
務學者不可不察也唐虞列公侯伯子男為五等相制
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而降不及五十里者為附庸周與
封國八百同姓居五十三焉此封建所由興也秦鑿哀
周之弊罷侯置守列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世因之不改
復增其數此郡縣所由興然以周秦漢唐論之則其國
之或強或弱其作之或短或長皆關乎封建之與郡縣
此又不可不辯矣謂封建無益於國耶則周何為因之
而強秦何為罷之而亡乎謂封建有益於國耶則漢何
為而有七國之變唐何為而有諸鎮之亂乎欲使罷侯
置守而無羸秦之危封建侯藩而無漢唐之亂果何術
而可願詳以告將疏其說以獻于上

問夫樂之作尚矣先王以是正朝廷美風俗格神物和
上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黃帝之樂曰咸池顓帝之
樂曰大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
大夏湯護而武此歷代之樂所由作也而其大備莫
盛於成周故周禮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則又有
所謂大師小師瞽師舞師笙師鍾師者大師樂以六律
六同大合樂時則有奏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者太師掌律同以合陰陽時則有播八音於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者是古作樂者必有其官奏之必有其制
之必有其器豈非樂有自然之數而數之所舉又有自
然之義乎後世去古既遠樂制始無一定之論而名數
音律刑器亦莫之考矣學者審古今灼知先王所以作
樂之意者敢問咸池大莖六英韶護夏武之名所取者
何義周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瞽師舞師笙師鍾師所掌
者何器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奏者何所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所應者何事與夫後代因革損益孰
得孰失幸明言之

問孟堅序六藝為九種列小學一家於其中則知字學
之有益於斯文也尚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學書藝之事
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著其法於
律令太史試學童而掾其課策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
楷法道美居其一焉夫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
舉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要自
科斗書廢篆隸迭興漢晉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
書去朴歸華舒隱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
宗歷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為盡善盡美先翰林蘇
公嘗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顏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
君謨為第一議者謂顏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顏而變
者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
駕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稽古之暇稍心翰墨久矣

其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捨二三子而他所尚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陳迹耶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張吾軍者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詳以告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太守李端明

某嘗讀前史竊知李氏為天下甲門世生大賢角立傑出皆天人也自昔周柱下史先天地而生指木為姓博古知今而道德為吾聖人之師東都太尉稟元精之氣正色在列殺身成仁而節義為人臣之冠唐翰林應長庚之變世號謫仙人立馬萬言而文章為天下之法孰謂其非天人耶其間又有以聲名自高而天下有被其收接者如登龍門隱居求志而天下望其出仕者如觀景星至若出秉旄鉞如臨淮之元勳入總台衛如衛公之風采者皆卓然為一代之名臣中興之賢佐其風流餘韻足以起萬世之聳慕某故曰李氏天下之甲門而數公者真天人也迨我國朝二百年間宗工鉅儒背項相望而李氏之門最號得人有若文靖公在咸平景德間公忠直亮深慮遠識嘗戒王文正公與北虜和親之議斷然有先見之明天下至今稱為賢相有若文定公在天禧乾興間慷慨立朝義形於色嘗伸救寇萊公之禍以手板擊茲邪天下至今目為正人有若紫微舍人在熙寧間居代言之任力持風裁雖貶黜而氣不撓與蘇宋齊名天下至今有三舍人之號有若大丞相在政和間危言讜論聳動四方及重華受禪之際垂紳正笏

不動聲氣而大議決天下至今賴爲社稷臣而蒼生猶冀其復起有若尚書公當靖康之難得主辱臣死之義力抗腥膻碎首裂額而憤罵不絕英烈言言與赫日秋霜爭嚴艱難以來一人而已天下至今稱爲烈丈夫而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流涕仰惟明公以英偉之才剛方之氣挺生華裔爲當世羽儀被遇三朝終始一節迺者上方興衰撥亂任賢使能日不暇給起明公於均逸中付以喉舌之任公仰大夫相與質於朝常帶布衣相與賀於下咸謂明公體道德如柱下史尚節義如漢太尉工文章如唐翰林立天子前披陳利害論列可否在廷疎慄明公之諫諍固不在諫議勃之後也屢與名藩皆著聲績姦賊望風解綬而去明公之威聲固不在河南尹之下也至如臨淮衛公之勲烈文靖文定之事業皆明公之所優爲者詩人誦召虎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明公豈非所謂天人者耶然朝廷方視明公之出處以爲安危之繫天下方視明公之進退以爲治亂之分夷狄間明公之安否而爲之叛服姦邪伺明公之行藏而爲之喜懼輿議皆謂明公匪朝伊夕正台鼎之司慰蒼生之望中與之功指日可期今迺力辭柄任出牧侯藩雖一方得卧治之賢而天下嚮具瞻之望竊料明公固難久屈於此也某蓬華一賤生爾自總角聞先生長者稱頌明公盛德偉望殆非一日第恨生居遐陬自

處卑賤邈無進見之階今幸明公父母吾桑梓之邦適符夙昔景慕企仰之誠比者千騎入境道由僻邑而某遂得與田夫野老奔走爭先瞻望於車塵馬足間已足少償素願矣然獲未進拜黃堂親承謦咳之餘少窺大人君子之高致不日明公入秉洪鈞則某於此時當抱無窮之恨矣是以不介於人不謀於龜朝齋而裁書奠沐而修刺曳裾塵戟冀一瞻芝宇退當誇大自謂今日得見天人也

啓

代曾尉上陳安撫

太山北斗十年懷景仰之勤白日青天一旦快清明之親實自寅緣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遂見趨預深雀躍恭惟某官學師孔孟才亞卿雲風流號當世無雙聲望居縉紳第一光玉玉潔文章騰萬丈之輝鳳翥龍蟠翰墨掃千軍之敵早收巍第榮歷顯途赤心備竭於三朝白首克全於一節荐更中外並著恩威將命外臺茂荆潭之治績分符重鎮藹吳越之休聲何所至之有聞蓋無施而不可咸望有爲於今日自期無媿於古人方馳赫赫之聲俄起營營之謗唐室賴宣公之議克濟艱難漢庭忌賈誼之才遽惟譴責輿議咸稱其屈士流尤爲不平稍息人言卒回天聽脫風濤於異域尋松菊於故園職姑領於真祠官未還於舊物優游里巷順養年齡

門多長者之車座有賢人之擲量包海嶽掩不濁而澄
不清節貫冰霜窮益堅而老益壯然當宁方興衰而撥
亂豈舊臣可置散以投閑矧鼎席之尚虛想宸襟之素
注必起渭濱之大老式慰海隅之蒼生宰相以鎮撫四
夷況我有種丈夫當掃除天下非公其誰無憚趣裝行
膺賜召如其者箕裘吟族逢華寒生思不墜於家聲謾
力勤於學業始由經術而獲選終用詞章而決科名再
上於賢書計始偕於吏部備員海邑雅懷慕蘭之誠易
尉僊邦遂有依劉之幸自漸樛散實賴幘幘款脩吾道
以致君盍就大人而正已去先聖之既遠非通儒其孰
歸點也何如方起舞雩之詠參乎不敏預懷避席之慙
仰祈先達之見知庶俾後生之有賴望塵伊邇頌德尤
勤執贄賓庭行當盡門弟子之禮授緘記室先展事賢
大夫之誠

代曾尉荅交代

簡員小邑考未一書承命大賢任俄兩易仰歎高風之
難繼俯驚瑣質之何堪敢驅馳第從鞭策共惟某官
家傳忠義天賦材猷門地素高早聯姻於卿相仕塗初
筮聊隱迹於江山宜北部之餘威繼南昌之雅韻精神
不動曹務自清朱轡皂蓋乃賢主人黃門紫樞有真知
已雖曲從於引避寧又致於淹徊固宜綰爵於天朝何
至易官於海嶠舍鶴溪之舊治尋鷹蕩之勝游白面紅

顏姑作神仙之隱金章紫綬矜矜期臺閣之榮士論素期
輿情共祝如某者箕裘吟族華硯寒生二十年勞苦而
末第始塵數百里崎嶇而小官初效去何速也期不待
於及瓜行或使之坐寧容於煖席猶喜不才之質獲承
既治之餘自西徂東而何敢憚勞以此易彼則固已幸
方圖趨拜遽辱緘封究觀禮意之勤益佩恩私之厚仰
攀懿躅顧績貂之愧雖多遐想高標而覩鳳之心已快

代謝同文館解

束書千里不啻太學之藝益戰藝三塲偶綴同文之龍
虎齒髮類賈生之少姓名居杜牧之先揣分何堪撫心
知魏竊以學者幸朝廷之偃武吾皇欲天下之同書思
祖宗名館之因廣華夏得人之路收拾賢閑之遺士網
羅聖代之棄才為選最艱薦名無幾方歎蓬瀛之難到
豈知樛櫟之蕪收如某者海角鯁生華門賤士業乏箕
裘之素家無詩禮之傳七歲知書賴有擇鄰之慈母三
冬務學屢求解之賢師技專習於雕蟲志必期於中
鵠偶遇詔音之下復更科舉之條雖章句宿儒亦習凌
雲之賦縱風騷大手必通拾芥之經驚鼠技之已窮取
麟書而謾習欲慕武崔之馳辯不容游夏之措辭益加
記誦之功稍悟謹嚴之旨董仲舒潛心大業粗明一王
玉川子獨抱遺經欲束三傳辭親梓里鼓篋帝鄉深期
廁迹於何蕃庶獲授經於韓愈操矛入室對多士而氣

驕血指汗顏望成均而膽落戰之罪也心實耻之雖出門無齒臂之盟然題柱有還鄉之誓抱玉效卞和之泣焚舟起明視之慙一鼓作而再鼓衰人疑必敗小敵怯而大敵勇天使其成不煩三獻之勞輒幸一名之預思踰望外喜溢顏間伏遇某官炎漢相門括蒼多疾馳所至有聲之譽蘊無施不可之才出為五馬之貴侯來繼三賢之高躅草草起謝公之興吹笙尋子晉之游民歌愷悌之風士被作成之賜遂致青衿之小子稍知黃卷之古人仰荷陶鑄偶膺薦擢某官不勉修事業早赴功名收一第於少年慰雙親於耄老報天子恢儒之德酬使君在泮之恩與梅藥於江頭早知春信折桂枝於月窟行帶天香

代謝鄉解

棘闈戰藝英髦多闕里之徒貢籍標名寒賤繼卜商之列溢中披沙之選深懷負刺之慙竊以朝廷當授戈講藝之秋聖主起側席求賢之念專尚詩書之技不求鞍馬之功羽干服蠻貊之邦俎豆壓腥膻之氣賢闕新闢洋洋乎東漢之風鄉飲盛行易易也成周之化既廣育才之路載更取士之科風騷如屈宋者不廢明經儒雅若寬洪者亦兼用賦得稟稟大奇之士有多多益辯之才無一不長所施皆可斯足副有司之舉庶能為盛世之光如某者白屋寒生青衿小子夙被父兄之訓獲從

師交之游期頭角之稍踈望箕裘之必大欣遇聖旦在賈生未冠之年欲充國寶無杜南如神之筆誠陋井中之小文竊管內之班謾同孔鯉之趨庭屢作曾參之避席坐閱三歲未通一經周詰商盤方苦聲牙之難讀李詩謝賦尤慙篆刻之未工偶逢科詔之頒妄起賢書之應深慮畫圖之類狗何期誤墨之成龜况東嘉號多士之躍而樂成居濱海之邑由舍法之一能更科場之七開寂無中選之錢咸作退飛之鷁士氣若死灰之冷江鄉類窮名之寒人指儒冠恣成戲劇路逢鬼物剛被擲撇誰知拜賜之孤軍俄有定從之下客三千人大敵之勇曾何敢當二十年敗北之羞粗能一雪望不及此得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權衡吾道一舉而得垂天之翼兼收而取敗鼓之皮遂俾繆庸亦膺選擇某敢不勉修操履益叩淵源探皇極之猷為造中庸之門戶舒賤黜翰尚期一第之可收聳壑昂霄庶及雙親之未老上酬聖造下答己知

陸補上舍謝宰相

業肄賢闕溢預千人之列名叨舍選親居群侯之先嗟小人得福以非常痛私門鍾鼎之何亟有稽仲謝徒切銜恩竊以興庠序於不遑暇給之秋見聖賢相與致太平之業惟有道主能散馬牛而包干戈非大仁人孰明俎豆而闡軍旅洪惟上聖篤任真儒不求矢石之功專

務衣裳之化矢其文德雖瀨爾爾盟爾之書無以加
 悉我時髦豈濟濟乎洋洋乎之世所能及自視之之載
 建紆銀袍而還來仰追唐虞之盛時祖述熙豐之故事
 謂科舉取士於一時也非所以造士而舍法作人於平
 日也斯足以得人必將試之以積累之勤故可期之以
 遠大之地非得行藝兩全之美易副君相旁求之誠選
 既至艱得宜無濫如某者受才猥瑣賦命窮奇齒才及
 壯而遽失所天仕豈欲干而蓋緣有母輒施鼠技妄冒
 麟經徒專記問之工莫識謹嚴之旨不束高閣兼取左
 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長未得美泉始為啖先生趙夫
 子陸文通之鑿辯親故里鼓篋上庠幸廁迹於臧衣獲
 執經於絳帳半世僅一名之得壯心早衰匹夫獲千金
 之資大禍俄及未副倚門之望遽罹枕塊之憂三釜之
 志既孤五鼎之心何有念孝子為親而求祿自傷無祿
 以及親思忠臣致主以忘身或可以身而事主退惟疇
 昔之僥冒實由在上之作成茲蓋伏遇某官命世大才
 迪民先覺躬阿衡惟一之德為成湯自得之師靖康之
 節人所難紹興之政古未有既以其身致中興之烈又
 將與國貽有永之謀廣關成均兼收士類傳吾道於孟
 軻之後率天下為仲尼之徒二尺短檠猶念儒生之日
 萬間廣廈俱懼多士之頽遂致繆庸亦蒙教育某敢不
 益脩操履力探淵源入大匠之準繩資哲人之鼓鑄儻

離場屋粗有進身之階仰戴陶鈞莫知報德之所

謝王大傳佐

某官挺天賦之才富家傳之學短檠三載俯輩諸生丹
 墀萬言巍冠多士榮處師儒之任蔚為庠序之光應列
 宿於星繆閱異書於芸省既作鵬鵬之化尤憐燕雀之
 卑顧叨冒之曷因由吹噓之有素某敢不勉精術業益
 勵猷為磨鉛鈍以為銛策寒驚而睇驥雖場屋未脫久
 甘太學之藝益儻心印可傳願受宗盟之衣鉢

昌齡弟送定葉氏

家聲不振有同陳族之貧婚禮再修輒慕齊邦之大自
 非特達肯遂懇求荷臭味之相忘喜葭莩之有託某以
 季弟某年曾有室事俄至於斷絃伏承令妹德淑宜家
 志方艱於擇壻用憑媒灼妄議姻媿荷寵命之不渝諒
 風緣之非淺適契三星之候敢怠良時薄修五兩之儀
 式將微意

昌齡請期

早沐恩私既遂求婚之懇再彈愚悃預聞授室之期月
 惟建丑之良日擇生明之次恭遣季弟躬造高閣願諧
 二姓之婚幸賜千金之諾

聞詩定孫氏

求婚於世姻之門風緣非淺歸女於通家之子舊好愈
 敦幸無齊鄭之嫌竊比潘楊之睦約既前定言終不渝

伏承令女乃吾家之甥想不嫌舅氏之薄某男某辱東
牀之選固稔知姑女之賢况庚甲之相同亦門閨之甚
偶兒時聚戲不殊同隊之魚吉卜協從是謂和鳴之鳳
有幣不腆別牋以聞

田錢氏送定

早同筆硯雅敦伐木之風晚結葭莩再講通家之好雖
媿崔盧之大族庶幾王謝之世姻伏承令嗣名著賢閨
何止通一經之學某女幼傳姆訓僅能誦七誡之篇姑
待年於父母之家願執帚於君子之室

代送定

萬張

通家有子偶同太學之藝盪臭味為媒濫折優源之桃
李念黃緣之不淺荷翦拂之非九既蒙阮目之青寧媿
齊邦之大伏承令姪女儒門孕秀女教傳芳想七誡之
素脩諒五長之並有作配宜求於禁嚮于飛寧願於華
門而某男某身尚白丁業惟黃卷賢異南容之不廢質
同子哲之非夫妄求詠絮之才偶中牽絲之選幸逢張
負之賞識寧患久貧庶幾畢萬之家風從茲必大

楊李

門閨素孕生華有類於枯楊臭味本同託庇幸逢於僂
李良媿鄭齊之非偶豈同夷虜之論財輒恃資媒通
伏承令女內閑姆訓外婉婉容宜歸高節之伯鸞肯配

非夫之子哲而某第某年雖踰冠學僅知名未能去三
惑之非何以稱五長之美仰固荷於不鄙退甚慚於匪
宜既遂願懷之私敢伸言定之禮謹憑媒氏專叩高闕

劉賈

託庇仁人之里為幸已多通婚大姓之門受恩非淺喜
踰望外媿溢顏間伏承令女年少甚都蓋女中之賈誼
而某男某天姿不慧非昔日之劉郎况三復之未能豈
五長之敢稱偶預東牀之選誤蒙青眼之知吉日載涓
允協鳳凰之兆繁文盡去薄修羔鴈之儀

李孫

族降臺輿有媿魯孫之後家傳簪笏雅欽楚相之風曾
牆仞之莫窺豈婚姻之敢議偶因執斧遂獲牽絲某以
弟某壯室偶睽勢難終於鯁處伏以令妹宜家素著禮
尤謹於孀居絲蘿幸遂於仰攀琴瑟式諧於再御門之
陳平之車轍誤辱重知家無溫嶠之鏡臺曷將厚意既
奉千金之諾薄修五兩之儀

賈宋

俯念寒門欲婚姻之早畢仰攀富族豈財利之是論受
恩非九懷媿不少某男某天姿不慧無洛陽年少之美
才令女華胄甚遙有廷芬諸子之餘習茲因瓜葛之舊
願結葭莩之私諾既奉於千金幣敢陳於五兩

錢曹

女則以子娶之雅嘗有約大雖非吾偶也夫亦何嫌况弟兄之約殆三紀于茲而婚姻之謀非一夕之故端爲知己曷嘗論財伏承令女誦七誠之章素有大家之風味而某男某叨十才之裔媿無先世之名聲選濫預於牽絲禮輒伸於納幣如魚同隊念兩家生子之初爲鳳和鳴協五世其昌之盛

李季

桑梓相望仰于門之素大謏葦再結荷阮目之常青雖云臭味之同亦自黃緣之幸伏承令女婉容玉潔懿德蘭馨非求三復之南容莫稱五長之衛女某男某年丁幾冠才愧非夫方同孔鯉之趨庭遽效梁鴻之求偶質無甚秀濫爲范甯之生表不素奇媿作甘公之壻非自通家之舊豈諧擇鬻之歡諾既奉於千金媒敢通於一介鳳飛鸞合端姜之雅好難忘鴈往魚來劉范之世婚不絕

代回送定

周毛

陳平之美非久貧早觀奇相義方之娶爲知己益見高風仰欽蚌腹之生珠俯媿段安之倚玉蒙恩有自揣分何堪伏承令嗣主簿巍奪錦標時競貪於擇鬻而某女子貧修布素人或耻於采葑一言不變於前盟輿論咸嘉其高誼辱薦贊之良久報鯉書而太遲曲賴辱知不

誅苛禮私問素冷偶逢鳴鳳之吉占老眼溫青遂得乘龍之佳婿

陳鄭

鮑知慕忍敢懷請妻之私媿不如姜遂免解婚之議茲通家之已久宜同氣之相求伏蒙令嗣出自家門素號千金之子而某女子生子敬族豈知七誠之書謬蒙合姓之求恐負宜家之責辱願贊之衆久媿鯉書之報遲不娶大邦公子胥善自爲媒之義願爲佳耦吾宗無祠以能育之憂

黃張

俯慙冷族雖非叔度之清流仰援高門謬辱偃王之華胃諒黃緣之有自荷鴻閣之多儀伏承令器早達義方習詩禮其有自而某女子未聞姆訓素箕帚以何堪過受詩非之求重辱蘋蘩之託况鳳占之協吉其何敢辭既風幣之拜嘉永以爲好

陳謝

門地素微蓋出有媿之後裔婚姻非耦誤攀康樂之名家端分何堪附心知幸伏承今姪義方素習固嘗聞禮以聞詩而某女子姆訓未聞第可爲締而爲給荷非葑之不棄獲其帛之恩親既辱華絨仍蒙重幣其爲威佩罔罄數陳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序

送吳教授東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矜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為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歎揖諸生而歸於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繼黃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歎息以謂賢於古人遠矣昔季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卿駟馬而入蜀二疎聯轡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為榮然足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尋三徑之松菊李膺思千里之尊鱸賀老疎狂於鑑湖李愿獨徯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為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為印綬之榮不若吾綵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半棗之養今日之歸大有功於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跨鄉閭高尚而傲世俗哉雖然古人蓋有以志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

節行備於身政事理於官功德及於民聲名聞於後則其身雖在千里之遠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生朝而歸暮而復來乎不然必為蒼生而起天下皆受其賜也某海角賤生方獲樞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瞻戀為如何耶於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去來兮先生胡為而歸陟彼高崗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泮宮栽栽泮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生去兮鸞飛鳳翔

南浦老人詩集序

紹興壬子秋南浦翁喪于橫陽訃至某哭之悲已而發囊中得其遺藁有詩數十首皆手所親書視之歎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不復見此翁矣此藁其典刑乎某恨生太晚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氣可掬常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輒以氣排之尤簡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不治生事晚年偃蹇不遇家貧無資饘粥是累東使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日之氣使然也予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辯尚有壯年之風某年少狂妄幸得以詩禮與翁接獲陪緒餘之論乘閒以鄉人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予又問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曰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於氣亦豪於詩今日氣窮詩亦然也予悲其言翁雖老作詩

不輟一日常不下數言皆信口成不加鍛鍊而有自然氣象然隨作隨亡不復顧惜予既一二年與之游懼其老而死不可復得屢求之一日以藁示予皆近作所藏之歲餘而弱死遂出之合平日所記與兒曹所傳錄成一集然尚有恨者所得止暮年之一二多窮愁憂鬱之氣壯年豪邁語無一字留吁可惜哉翁姓劉諱光字謙仲本南浦人久寓居樂清鄉人以其无也呼之曰老刘予命其集曰南浦老人集

潛潤嚴閣梨文集序

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閣梨之為人必繼之以秋歐涕泣某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見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且稱其文翰俱妙不獨冠絕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某時既聞其言而得其為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迄今又十年餘始獲見其詩文嗚呼師真非常人惜乎邂逅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石晉鑒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常應物諸公皆一時

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為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之游假其吹噓楚拔之力則較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温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素望非安石逸少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徧山川飛錫帝都振衣嵩洛覽古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甚屈以求王公大人之知已其言有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既而還東嘉隱潛澗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詩鼓琴以自娛顧世莫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嘆無余和之句某一讀而三悲之師之沒今二十三年矣平生製造甚多旋已遺亡某頃游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某之叔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為一卷出以相示某既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為人又歎其不遇知己而沒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可以煇又自顧晚學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詎重師之文於世姑叙而藏之以俟知者師名處嚴字伯威其詩醇重典實不尚浮靡他文皆如之經與甲寅仲冬望日序

劉方叔待評集序